

让文字有重量 ——读野夫《乡关何处》

□ 厉昕婷

一直喜欢野夫的《乡关何处》。书中讲了身边人的故事：江上的母亲，灯坟之下的外婆，别梦依稀中的朋友……冷峻淡然的笔调，朴质深厚的感情，不紧不慢的叙述，像磁铁一般吸引我，让我沉浸在笔墨微澜的快意江湖，陶醉于古典舒缓的田园牧歌，让我在静夜无人的时候情动于衷，抚膺长叹。

一帘月光，一杯清茶，一本书，滴滴答答的闹铃声在如豆灯光下，越发清脆。当手指细细摩挲着微微泛黄的木浆纸，目光所及之处，方块字一个个跳动着。很多时候会情不自禁感慨，野夫，这个来自恩施土家族的汉子，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他手中那只魔幻般的笔，继而写出如此直击人心的文字？

诗人北岛说，人在的时候，以为总会有机会，其实人生就是做减法，见一面少一面。经历过生死，看到那么多人曾出现在你的生命又消失不见，必然会深以为然，且行且珍惜。

《乡关何处》是野夫的故乡故人故事追忆。母亲、外婆、朋友、大伯……这些人都是野夫至亲至爱的人，他们在人世走一遭，备尝苦难和艰辛后，撒手西去。孤灯相伴，晓夜清寒，当野夫一个人待在大理山乡的那间简陋的屋子里，听着林涛如怒，滚滚若万马下山，想起远去

的故乡故人，心潮一定久久不能平静。顷刻，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接踵而来，源源不断，一如群猿啸哀，嫠妇夜哭。除了喝酒磨刀，恐怕也只能以笔为剑，在纸上龙走蛇行，挥洒至尽，才能消此汹涌心潮、怒泄激愤和九曲孤歌吧！

经历过生死，才可以更淡然地谈人生。

小的时候，总喜欢往前看，脑海中未来的日子，总是色彩缤纷。如今，开始醉心于回忆，不经意间就会往后看，回顾儿时，想起了那些曾经出现在生命中然后又消失的人。

我想起了我的阿公。风雨交加的夜，母亲带着我赶回偏远幽静的医院，面对的是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，这张脸我看过无数次，却从没有想过，有一天，他会这么苍白，这么冰冷。当母亲用颤抖的手，抚合尚且睁着的眼睛时，我的心如一只玻璃瓶从高处摔落，刹那间碎成粉末。那个晚上，刺目的闪电照不亮我心中的幽暗，温暖的暖气驱不散我心中的凄寒。

我想起了我的老舅。老舅是我最近的长辈，从小到大，一直待我很好。当他去世的时候，我不在他身边。第二年春节，我来到他的坟前，磕完头，耳畔似乎传来一阵轻微的低吟，或许是北

风刮落了树上的枯叶，或许是酒水侵入了坟头的泥土，或许是地下的老舅感应到了我悲苦的心声。

浮生若梦，往事唏嘘。我眼前飘过的，还有曾经的老师、儿时的伙伴、邻家的阿婆、医院中的陌生人……他们都像一阵风，曾吹过我的脸颊，如今却飘然不见，只能在记忆的心湖中回荡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伤心涟漪。

仓央嘉措说，世间事，除了生死，哪一件不是闲事？未遭劫难，看不破世间的凡俗与喧闹。曾经历生死，才能写出人生的厚重与淡泊。

多年以后，历经沧桑的野夫，在大理的皎洁月光里，回望来时路，想起恩施利川县的那些人，“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，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”。想起命运的不公，“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，就像一粒糖抛进大海，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，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”。想起命运的坎坷，“江上逝水，湖畔秋波，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？”“山中无年，时光缓慢得像是迷雾，飘忽着就是一段岁月。”

以此文字写人，怎能不洗净铅华返朴归真？

书巢记

一双红棉鞋

□ 陈思妍

奶奶名字中有一“巧”字，人如其名，她本人也是极其手巧的。端午期间，奶奶做的肉粽子满屋飘香，味道绝对不比外面卖的差；白果成熟的季节，她将打下的白果洗净晒干，用微波炉烘烤，软糯可口；家门口的几块菜地，被她侍弄得井井有条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时令蔬菜……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不喜欢她，没有一个不夸她手巧的。

还记得儿时寒冷的冬天，天生手脚冰凉的我穿什么鞋都暖和不起来，买的棉鞋，总觉得不合脚，于是奶奶就自己动手做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寂静无声，我在桌前温习着功课，奶奶在一旁专注于手中的针线，灯光温柔，岁月静好。不经意地一瞥，奶奶转转僵硬的脖颈，敲敲酸痛

的光认真，手法娴熟。

夜已深，我耐不住睡意上床入睡，偶然睁眼，却发现昏暗房间内的一豆暖光，原来是奶奶还在熬夜做着棉鞋。暖黄的光线一寸寸走过她的身躯，灰白色的发丝镀上了一层金色光圈，星星点点的皱纹好似盛开的花瓣。许是累了，奶奶用力眨了眨眼睛，活动活动手腕又继续缝了起来。灯光下，奶奶的背影那么那么小，但映射到墙上的影子那么大。这仿佛就是她的写照，明明她也是一个瘦小的老人，却为了心爱的家人，甘愿成为一棵大树，为晚辈遮风挡雨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刚睁开朦胧的睡眼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床前一双崭新的红色棉鞋。我看看奶奶布满血丝的双眼，看看她手关节处遍布的老茧，再看看她因长时间伏案劳作而酸痛

的棉鞋！那个冬天，有了奶奶做的红色棉鞋，脚再也不冷了。

什么时候觉得奶奶真的老了呢？是她脸上纵横的皱纹，是日渐佝偻的背，还是她日益增多的白发？不，都不是。是戴上老花镜也做不出来的棉鞋，是好几次提着菜在厨房转悠却无从下手，是一句话重复几遍的碎碎念……在那么几个瞬间，才真正意识到，奶奶如同一棵树，子孙享受过她的富饶和荫凉，如今已掉光了树叶，终于爱到无力。

那就换我来爱奶奶吧。我虽然没有遗传奶奶的巧劲儿，但四时衣物、时令水果，我总按时给奶奶快递回去。每一个有假的日子，我总争分夺秒地陪伴在她身旁，我不想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

正是从奶奶身上，我学会了爱与珍惜。

绿皮车上的慢风景

□ 胡杰然

假期，朋友约我去苏州游玩，但是高铁票买不到，我便买了绿皮火车票。我一直觉得乘坐慢火车是最浪漫的，长长的车厢在旷野奔驰，曳着长烟，人坐在一扇窗旁，无穷的风景依次展开。

距离我的车次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坐了下來。旁边是一对六十多岁模样的老夫夫妻。大爷身边放个鼓鼓囊囊的包，应该是为了上下车拿着方便，用一根绳子紧紧扎着袋口，然后绳子两头系住袋子下面两角，它就变成了简易的双肩包。大爷时不时站起来，盯着大屏幕上的播报，最后还是不放心，每隔几分钟就跑到检票口和检票员确认时间，担心火车不等他。检票员哭笑不得，对大爷承诺，到了他的车次会告诉他。

很快，我检票上车。当我踏入车厢，各种泡面和辣条的香味、人身上的汗味、空气中的潮湿味、男人身上浓郁的烟草味，都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。车厢里一片嘈杂，列车员在门口像赶羊一样催着我们往里走走。车厢里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，可是乘客的四肢却无法像火柴那么排得平整，而是摩肩错臂，互补着虚实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与我之前乘坐高铁时的情景截然不同。但我也只在经历一阵短暂错愕后，便回归平静，好像一种本该如此的理所当然。

我只有几站车程，看着前面密切紧挨着的人群，放弃了寻找座位的打算，想着在车厢衔接处将就一下，站着到苏州站。我靠着车厢走廊，火车的摇摇晃晃让我不方便看手机，倒给了我机会去好好打量这稍有年代感的出行方式。

在绿皮车上，人与人的距离似乎比高铁上来得近。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仅仅因为相邻而坐便能熟络地侃侃而谈。站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夫妻，带着

五六岁的女儿，小女孩很活泼，即使在狭窄的过道里，她也不安分地左右晃动。她不时地左顾右盼，观察着周围，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趣。她发现我看着她，便伸出小手指轻轻拽住我的衣角，好像在玩一个只有她和我两个人知道的秘密游戏。当小女孩的妈妈看到这一幕时，她羞赧地朝我笑了笑，然后把小女孩的小手拉回去。她的微笑中透露出些许尴尬和歉意。

往里看，是一个穿着暗红色衣服的大妈，她的身边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小马扎。这个小马扎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，上面铺着一张干净的布。大妈坐着，她的脸上带着疲惫，闭着眼睛蜷缩在拐角处。靠着车窗坐着一个女学生，低头看着手机。紧邻着她的是一个老人，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正和女学生搭话，听女孩说是物理专业后，便开始了遥想当年的“高谈阔论”。坐在他们对面的是一名建筑工，他的皮肤因风吹日晒而黝黑干裂。他对着电话那头和家人说着又包下了一个工程，能赚多少多少钱。他的声音洋溢着自豪和自信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的成功，却只字不提生活的艰苦，我想火车的颠簸似乎正在帮他诉说。

车厢里其他人，有正吃着泡面的壮小伙，有刷着热播剧的胖阿姨，有玩扑克牌的年轻人，有聊着天的情侣，有正打瞌睡的大爷……这场景喧闹，我想把它称作烟火气、生活气。我是喜欢这样的身影与声音的，虽然平凡喧嚣，但是总比千篇一律的好，它们生动而鲜活，如日初升，如月永恒。

飘远的思绪随着到站提醒声戛然而止，绿皮火车轰隆隆，摇摇晃晃，满载着烟火气，带着一车的人向着生活的那头驶去……



《瑞雪》 钱新明